

台
湾

沈亚

爱到深处

沈亚的梦

天使也动容





爱到深处

(台湾)沈亚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沈亚作品系列
爱到深处
(台湾) 沈亚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5378-1731-0/1·1691 定价:8.80 元



姓名：杨婉贞

性别：女，已婚

年龄：三十岁

罪名：过失杀人

刑期：三年

她站在典狱长的面前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紧张地等待着，威严的容貌仿佛当年宣判她罪行的法官一般！

当年那法官敲下重槌宣判了她的罪行，她的人生；决定了她往后的命运，为她烙上永不被世人原谅的印记，而眼前的典狱长能够改些什么？

真的能够自由吗？

三年前那双狞笑着追扯她衣裳的眼，那血淋淋、污秽的宾馆地毯，那把染着血腥的水果刀……

三年前丈夫那复杂欲言又止的眼，婆婆的鄙笑与唾弃和——女儿那稚真、充满依恋的眼……





爱到深处

真的能够自由吗？多少次她望着监狱外的天空，期望着能再重回过去，重获自由，但现在？

她渴望的自由即将获得，然后一切便可以重来吗？

真的可以吗？

姓名：王佩如

性别：女，未婚

年龄：三十二岁

罪名：詐欺、侵占、伪造文书

刑期：二年六个月

她充满期待，生气勃勃地望着典狱长，仿佛自由便写在他的脸上。

她曾经一次违背了权威，违背了她的上司，那天他气急败坏地将银行的帐本砸在她的脸上，他愤怒的不止她盗用了那些钱，他更愤怒她竟驳背了他的权威！

在被铐上手铐的那一刻她见到他的眼，那充满愤恨和不解的眼，仿佛不明白一向负责尽职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做？

还有父亲老泪纵横的眼，他是明白的，从他那依依不舍、悔恨自己无能的眼中，她知道他是明白的，明白自己为什么干冒权威！

接下来便是佩蒂了，她向来无视权威，叛逆的妹妹……

那些都过去了！

她已得到应有的忏悔，尔今尔后她可以抬起头来做人；那



逝去的岁月已无法追回，她将要往前看，而这一切全系于他的身上。

只要他一句话，她的新生活便从此开始！

姓名：李孟萍

性别：女，未婚

年龄：二十七岁

罪名：纵火

刑期：一年六个月

她看来傲柔美丽，当初她犯下纵火罪之时几乎没人相信那会是她做的！

她总是懦弱，总是听话，结果他和一名小舞女同居，完全不在乎她已有了他的骨肉。

她爱他，为了爱他而倾尽一切！

而他背叛了她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！

是她愚昧吗？从来不相信他会是天生的坏胚子，不相信自己所爱的男人会那般冷血地对待她！

那天她像受伤发狂的动物一般，在见到他们回到所租的小套房之后毫不犹豫地泼上汽油，点上火柴……

那把火是否烧出了他的理智？

那把火是她为她自己，还有她肚里的孩子所做的最后一次赌注！

在铐上手铐的同时，孩子出世了，她为他取名叫强强，希



望他将来千万不要像她一样懦弱！

过往云烟却历历在目，那背弃了她的男人，那使她失去自由，失去爱情，失去一切只留下孩子的男人如今何在？

她将要自由了，这一年多以来的思考仍未能使她为自己的未来理出头绪。

真的和他一起回去便会幸福吗？她不知道。

人生太难了！



“由于你们在狱中表现良好，法务部已经批准了你们的假释。”

自由在此时翩然降临。

她们的新生活开始了，只是……

真的昨日之种种如昨日之死吗？那烙印可真会淡去？一如往事？



B

“凯文吾爱：

好久没有你的来信，也不见你来探视，我不敢问为什么，因为我害怕知道为什么。已不敢想像外面的变化，这一切是这样地不堪！但最可怜的不是我，而是孩子。

自从我决意为你承担这一切就已誓死无悔，然而这一切的牺牲真能使你重新接纳我？还是把你推得离我更远？

我好迷惘，这里的日子一片死寂，我的心每天都悬在刀口上，距离我出狱的日子已不远了，亲爱的，请别让我恶梦成真，请别再伤害我一次！

爱你的妻 婉贞”

“请别再伤害我一次！”

那些字眼怅怅地敲在他的心上，他颤抖地握着那信，额际竟徐徐地冒出了汗……

他们当年胼手胝足的恩爱情状自他的脑海中闪过了一幕又一幕！



他和婉贞大学时期恋爱的甜美。

他与婉贞步入礼堂时他们脸上的满足与笑意。

他与婉贞努力工作终于开始了他的诊所事业。

他与婉贞在诊所里忙碌，二人却都知足而甜蜜的生活。

他与婉贞在得知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时的狂喜神情！

他与婉贞迎接新生命到来时的紧张与期盼……

夜里婉贞因为必须照顾孩子而冷落了守着空床的他。

他因为受不了诱惑而……

他猛然一震；眼里清清楚楚地印着痛楚！

悔恨交织便他闭上了眼睛，啊！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？

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！

他背叛了他的妻子，背弃了他们当年的誓言，而这一切都太迟了！

太迟了！

打火机清亮的声音照亮了豪华房间的一角，那信纸在他的手中化为一团吐着火舌的烈焰！

“请不要再伤害我一次……”

那些字及婉贞的名字终于在火烟中消失，化为一片灰烬再也不复存！那些过去恩怨也随那焰一进消失吧！

他站起身，燃起一支烟，静静地凝视窗外，双手不安地颤抖，显示了他内心的情绪，那僵硬的身影映在落地窗上是无故的落寞……

他轻轻地转身，走向孩子的房里，小床上的翠玲已睡熟了，她稚真的面容是那么地神似她的妈妈，每次望着她，他便

没来由地一阵心痛！

孩子是他与婉贞最后的联系了。

他温柔地替孩子拉好棉，喉间竟微微哽咽！

他是什么样的父亲？竟一手将她们母子分离；他又是什么样的丈夫？竟一手将妻子驱离生命之中？

这一切一切……

天哪！这一切一切真能化为灰烬吗？



监狱大门乍然打开，孟萍抱着强强，偕同婉贞、佩如走了出来，她们驻足门前仰望蔚蓝天空，不约而同地深吸一口气再回顾缓缓关上的大门。

她们终于自由了！

“关在这道门里的时候天天想着自由，而如今真的走出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还是很不踏实。”杨婉贞有些感叹地轻喟。

“担心什么嘛！难道怕你女儿不认你？”

她涩涩一笑：“我离开她的时候她只有一岁，现在她都三岁半了，只怕她不是忘了我，而是心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妈。”

“呸！呸！呸！”佩如横了她一眼：“说得那么可怜！今天是好日子！一出来就这么感伤会倒楣的！”

她们相视淡然一笑，这些日子以来的相处早已使她们成为好姊妹，在监狱里不论学历身分大伙都一视同仁，她们互相



照应着，竟已亲若手足了！

孟萍抱着强强翘首而望，彼此都在期盼着亲人来接，终于一辆名车缓缓驶来，在她们的面前停了下来。

“逸凡！”

从宾士车上下来的是吴逸凡，神采飞扬、衣着讲究，却透着浓浓流气的吴逸凡；带着二个手下，一副大哥模样的吴逸凡。

孟萍开心地迎了上去，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真的来接她了！
“你真的来了；强强看！你爸爸来接你了！”

他微微一笑，笑容里却没有真正的笑意：“走吧！”

“等一下，你不抱抱自己的儿子吗？”

他一顿，眉头轻轻地皱了皱，有些笨拙地望着眼前的小人儿。

那是他的儿子，不会错的，这些日子以来，他的孟萍唯一的寄托便是她带着的儿子。

“他……”他伸出手却不知从何抱起，那小人儿一直很努力地哭着，让他手足无措。

“这是强强。”孟萍温柔地将孩子交给他，或许是父子连心吧！孩子不哭了，反而有些好奇地伸出小手吱吱咯咯地笑了起来！

他惊奇地望着自己的儿子，方才的笨拙与困窘竟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得意与满足！“这小子是我儿子！”他大笑着将小孩往上一抛：“他妈的！这是我儿子！”

“喂！”婉贞与佩如大惊地趋上前去。



他稳稳地接住了儿子望向她们。

“这是我的姊妹，她们在里面很照顾……”

“算了！都出来了，里面的事别提了。”他打断她，邪邪一笑：“二位女士好，”说着将儿子交给手下：“可以走了吧？”

孟萍犹豫地望着婉贞和佩如。

“去吧！自己要多保重。”婉贞真诚地握着她的手。多么希望她能够得到幸福。

佩如鼓励地朝她点点头，继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如果他敢欺负你，你有我家的地址，千万记得来找我，我给你出头！”

孟萍的双眼有些湿润，她轻轻点头面对婉贞：“婉贞，你也要保重，千万不要因为他没来接你你就失去信心！只要你爱他就别放手！丈夫从一开始就是你的，以后也是，永远都是！只要你不放手，一切就不会改变！明白吗？”

婉贞泫然欲泣地点头，凯文没来接她就代表一切早已不同了，真的只要她不放手就什么都不会改变吗？

吴逸凡在车内不耐烦地按喇叭。

佩如拍拍她们二个：“好啦！快去吧！他在催了！”

孟萍忍不住用力拥抱了她们：“保重！”

“保重！”



二年了，二年竟能改变那么多事吗？过去那家她与凯文苦心经营的诊所到那里去了？



她站在那栋全新的综合医院门口，愣愣地望着大楼那崭新的外貌和进出的人群。

医院落地的大玻璃门映出了她憔悴潦倒的模样，她不由得摸摸自己的脸，玻璃里的她落魄苍老得连自己都感到惭愧！

这就是她？她苦笑着垂下眼看看自己一身的沧桑，现在这般模样和昔日的她根本是天壤之别！她能去见凯文？

想到丈夫高帅挺拔的俊逸模样让她狠狠地倒抽了一口气，不由得往后退了几步！

她不能就这样去见他！



佩如跪在父亲的坟前烧着冥纸，凝望坟上父亲的黑白照片忍不住一阵凄然。

她终于回来了，当父亲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啷当入狱；如今她自由了，老爸却已和她天人永隔，连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！

父亲恨不恨？

当年母亲欠下巨额赌债，引来凶神恶煞成天上门胁迫他们。她无能为力之余铤而走险犯下使家门蒙羞的罪行，替母亲偿了债；可是她入狱了，母亲依然又回到她的牌桌上，直到最后她都没待在父亲的身边！

父亲恨不恨？

她们留下了他和佩蒂。一个对他和佩蒂竟然不闻不问的妻子，一个蒙羞入狱无能为力的女儿。



一个破碎，使他抑郁而终的家……

“阿爸……”她泣不成声，泪水狠狠地往下流，在人前伪装的坚强面具竟然破碎——“不孝的女儿回来了……阿爸你有听到吗？阿爸……你免烦恼，我以后会好好做人，一定会照顾佩蒂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，不会让她和我一样，更加不会让她学阿母的坏模样，阿爸！你免烦恼……阿爸……”

阿爸你听到了吗？她狠狠地哭泣，压抑在心中的悲苦全化为一声声的悲泣。

有些事是不能重来的。

有些事是再如何悔恨、痛楚，也不能回头的！



孟萍抱着强强，不太自在地摸摸自己的头发和身上昂贵的服饰，几乎不能相信他会对她这么好！

她梦寐以求的一切一旦实现反而令她手足无措，有些不安了起来。

“怎么样？还吃得惯吧？”逸凡点了根烟，神态悠闲轻松得仿佛他每天过的都是这种锦衣足食的生活似的！

她用力点点头：“怎么会吃不惯？又是鱼翅又是燕窝的……”她顿了一下有些犹豫：“不过这一顿吃下来恐怕要不少钱吧！”

他无所谓地耸耸肩：“大概万把块吧！”

她一愣，差点吞不下去：“什么？万……万把块？”



他不耐烦地横了她一眼：“别一副见不得场面的样子好不好？我最讨厌小家子气的女人！”

孟萍垂下眼：“我只是不太习惯而已……”

吴逸凡突然一拍桌子翻脸，她吓了一大跳，神色仓惶了起来！

“不识抬举！老子不给你吃喝的时候你嫌老子没用！现在老子供你吃喝你又一副带不出场的样子！天生的扫把！”

她慌了手脚，嗫嚅地说着：“对不起……我不是有意的！我……”

“好了！我不要再听你废话连篇了！”他厌烦地朝一直立在一旁的手下使使眼色：“现在你饭也吃了，东西也买够了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！”

手下立刻上前递一张支票给她。

她一愣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钱啊！什么？够你一个人舒舒服服过上好一阵子了。”

孟萍大惊：“我一个人？”

他笑了笑：“难不成我们三个人？别傻了，孩子我留下了，这些钱算是感谢你替我生了个胖小子的报酬，你也该心满意足了！”

她直觉地抱紧了孩子：“不！”

“由不得你！”他朝手下一使眼色，那男人登时上前一把抢过孩子，“你可以走了！”

“不！”她冲了上去：“还我孩子！你不能这样打发我！还我孩子来！”



“好。”他毫不在意地拍拍衣服，掏出一叠钞票扔在桌上；
“你不走是不是？我走！”

“吴逸凡！你不是人！”她疯狂地打着他：“不许走！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把我的孩子……”

他皱了皱眉，突然不耐烦地一巴掌挥过去：“你烦不烦呐？我们走！”

“强强！”孟萍不顾一切地追了出去，声泪俱下：“不要带走他！我求求你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”

豪华的宾士车已开了过来，他们上了车将她摒弃在车外。

孟萍泪如雨下，拚命地敲打车窗：“强强！强强！你不可以这样对我！强强！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啊！”

“老大？”

他冷冷地抱着哭闹不已的孩子：“开车。”

跟班无奈地一踩油门，车子立时绝尘而去。

“吴逸凡！”她大叫着跌倒在地上，绝望地望着车子渐行渐远——“你回来！我的孩子……”

怎么会这样？她不敢相信地哭泣着，这必是一场梦魇吧！才几分钟前她还满心以为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，而现在她却又失去了一切！

她的孩子！

她是多么地愚蠢啊！

这不过是个阴狠的诡计！他要的是她唯一拥有的孩子！他包裹着美丽糖衣的外表下包藏的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男人！

不是告诉自己再也不要那般愚昧懦弱吗？

啊！如今她连孩子也失去了！

她绝望地揪扯着自己的头发悲鸣着！

不！她不能就这样认输！

她要她的孩子！她不能再一次让自己败在他的手下而一无所有！

她一定要要回她的孩子！



她重新站在医院的大门前，忍不住拢拢自己新做的头发，镜里反射出来的女子明艳动人，方才的沧桑憔悴已不复见，她仿佛又是二年前的杨婉贞了！

凯文会很开心吧？再见到过去的自己他一定会很高兴的！还有翠玲，她那心上悬念已久的女儿……

站在医院的大门前，她正想进去，从侧门走出来的人和景象却让她定在当场动弹不得！

她的丈夫正一手挽着别的女人，一手牵着女儿的手走出医院门口，他们的手上拎着行李，而一部豪华的宾士名车正等待着。

她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们看起来根本就像一家人……

那女子亲昵地朝凯文笑着，她很平静，很美丽，而翠玲……她的女儿正手舞足蹈地跳上车子，那和乐融融的景象仿佛一把锐利的刀子，狠狠朝她的心口划下去——

